



禮書卷第七十

虞主

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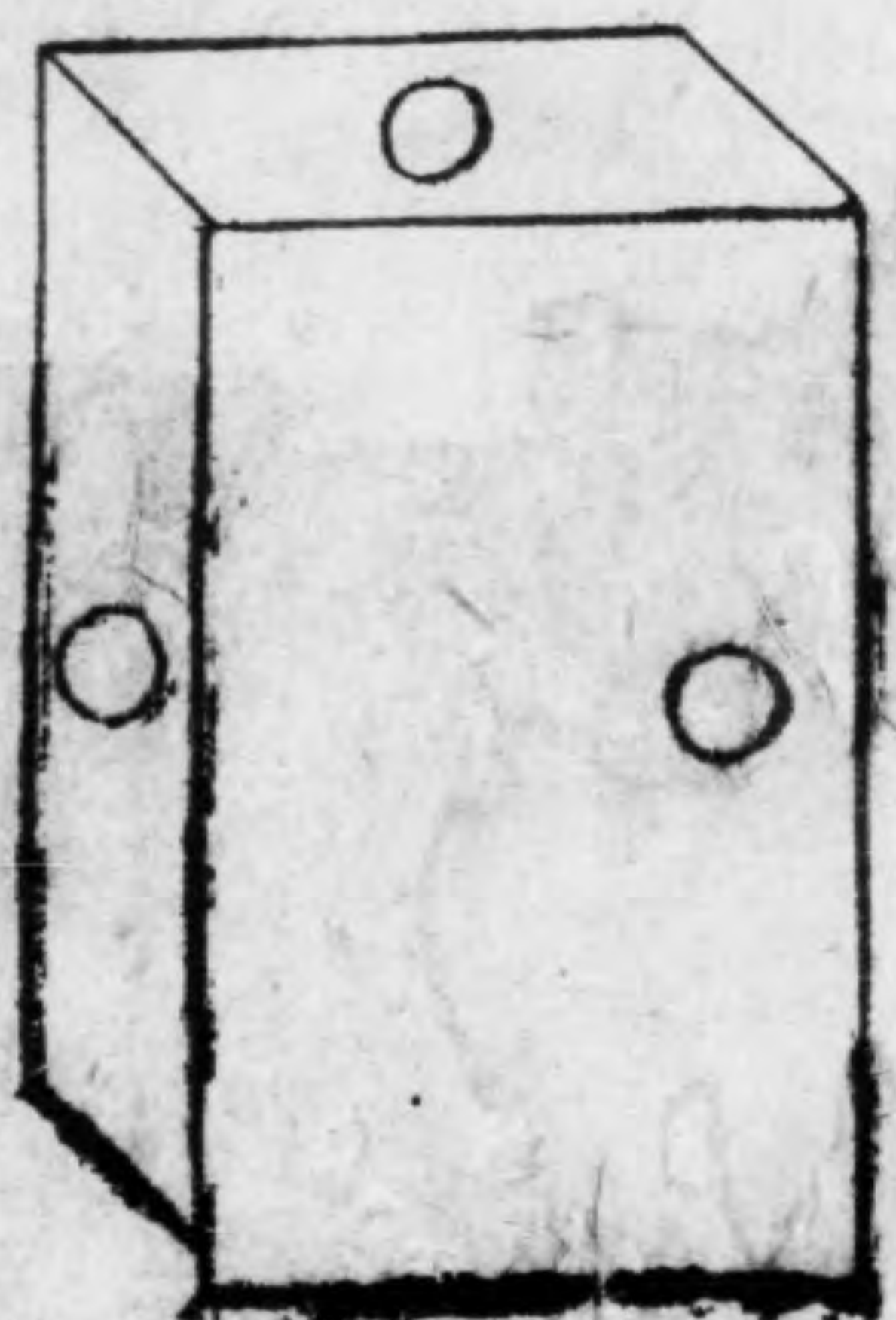
師行載主

祐

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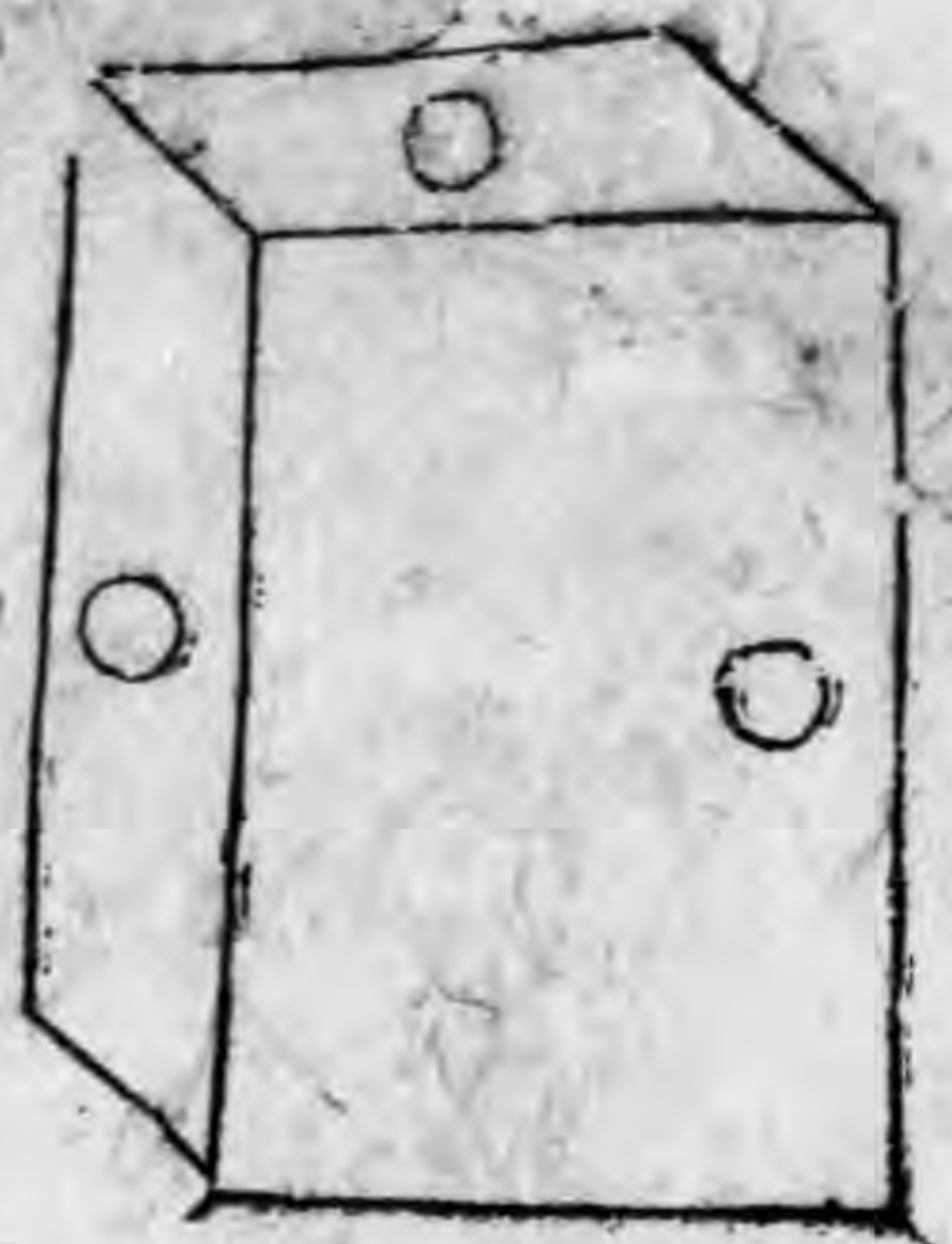
坵

虞主



禮書卷第七十

吉主



周禮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

邦氏曰廟謂太祖之廟乃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桃先公

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

司巫祭祀則共匱主

杜子春曰匱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匱者

共主以匱賈公彦曰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

禮記曲禮曰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

始也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

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祝

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

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

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壇弓曰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

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

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

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

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何休曰王狀正方穿中央造四方天子長尺二十寸諸侯長

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用桑者取其名與其屬備所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何休曰練埋虞

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栢猶迫也栗猶戰慄謹敬也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用

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質家藏于堂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

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

有時日有練焉壞廟

正義曰康信引衛次仲云宗廟王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四壁燭中去

地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中央達四方是為衛氏異也白虎通云藏之西壁其說與衛氏同

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

悝反祏於西圃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

室祏字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禘主反其

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

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為菼大戴禮五經異義公

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以備火災魏高堂隆曰正廟之主

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

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埽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

設坐於埽下韋玄成等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

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

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埽

中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主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

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

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符罔

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

處七室坎中當別處陰室依禮處上太常賀循上曰按

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東晉元帝江左建廟主明

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恭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正

觀二十三年許敬宗奏言皇祖洪農府君廟應迭毀按

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自饗有所

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恆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

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桃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特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實可安洪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宏從之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由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壁中掌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志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睿宗皇帝桃遷

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主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后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喪而既祖柩不可反孰爲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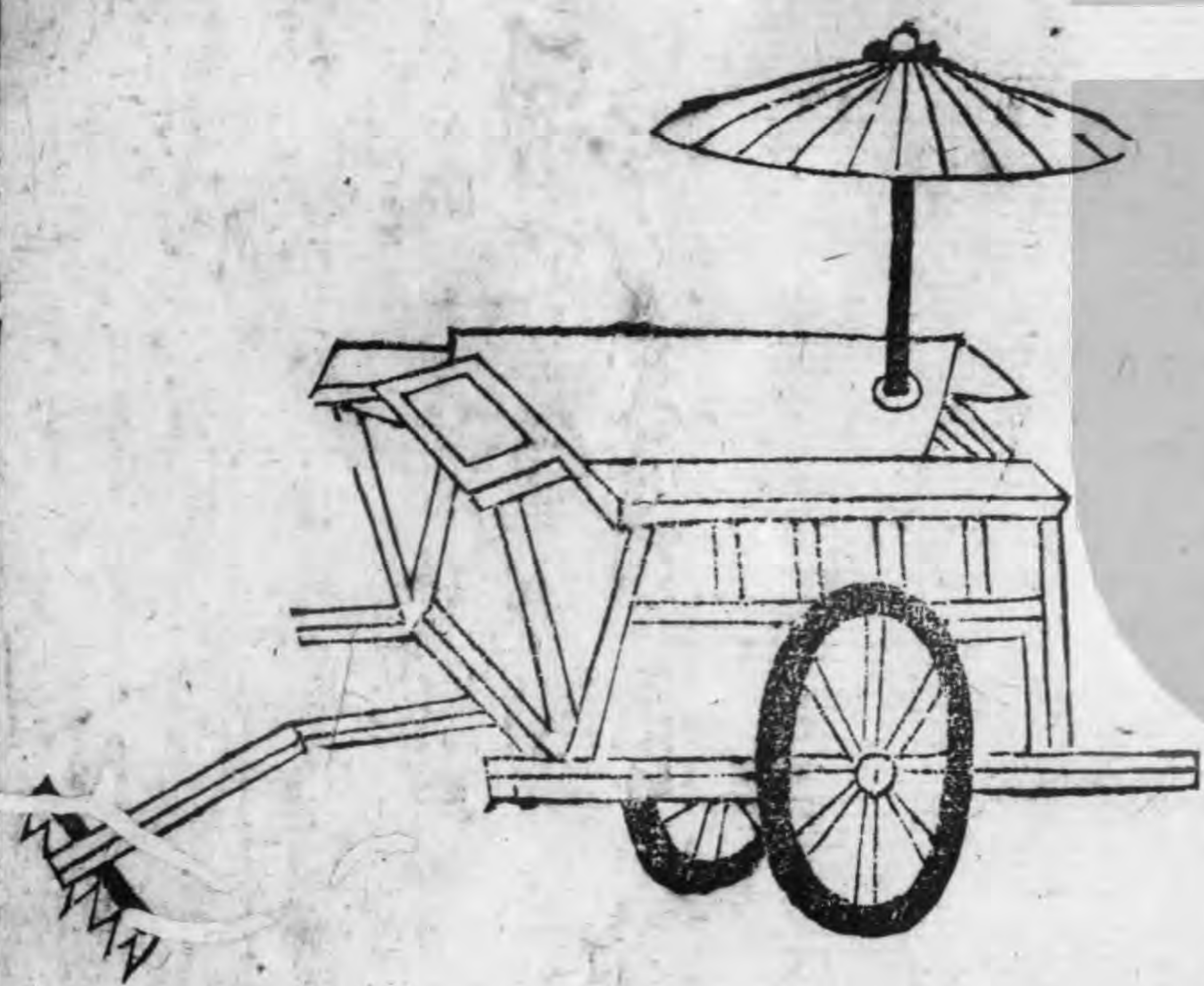
去國載柩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徐邈王澤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郊康成許慎謂大夫士無

主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圭主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大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埒非禮意也按少牢饋食藏歲事于皇祖必以其妃配其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

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埒室者下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埒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
 禘司馬若大師則執事泄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肆師用
 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
 鮑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祝不出境管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王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言路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
 古考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
 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三升



舟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宗廟則

遷主也曰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

公禰公祿行主也然則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

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孔穎達曰車主載於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用命

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

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

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

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

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

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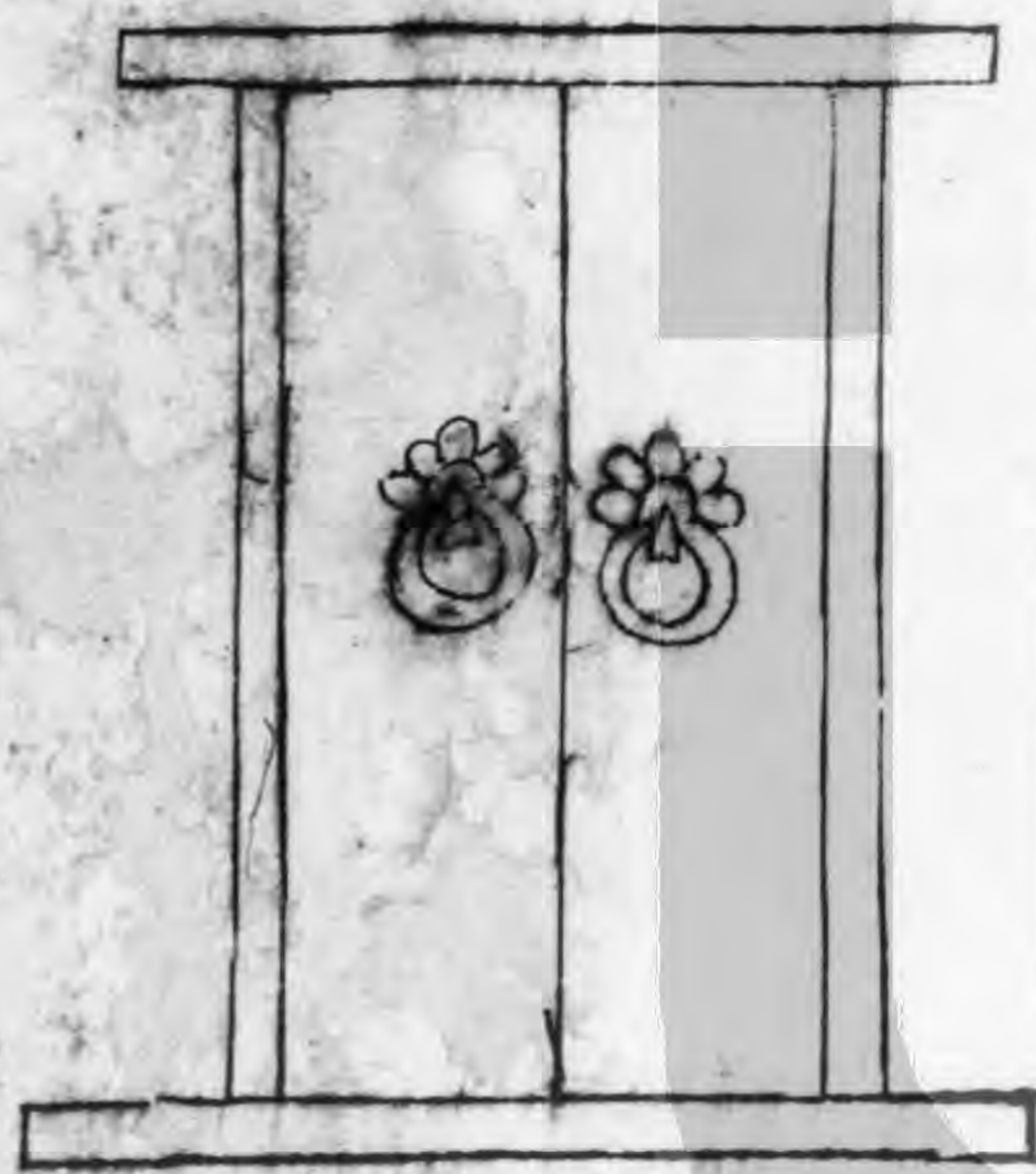
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用牲于

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被社后饗祖其

行也前社而后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

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柘



左傳曰典司宗柘又曰孔悝反柘於西圃杜預曰宗

柘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曰宗柘者於廟之北壁

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柘字從示神之也

匱

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以匱器盛主至祭所太祝取主匱器退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筭以盛主然則匱筭類也



坫



坫者以土為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即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目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有反坫故孔二說之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

王而不康之於玷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
鄭康成改
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禘禮

禘祫上
禘祫下

東

昭

昭

昭

北

昭
毀廟之主

祖

西

祖之於廟也

穆

穆

穆

南

穆
王廟之主

禘禮

昭

昭

王

昭

昭

毀廟之主

無

思

舞

舞

舞

南

王之舞

士虞禮曰哀薦禘事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敬其禘先也喪服都邑之士則知尊禘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非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非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其禘也禘也禘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也魯禮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社明年春禘於廟自魯自後率五年而再禘祭一禘一禴正其禮也若僖公二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大禘於大廟雖少四月禘是三年而禘也祭此三年喪畢禘於大祖也明年春禘於群廟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八年皆有禘則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僖公宣公二年既有禘是明年春禘四年三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五年之中一禴一禘一禘一禴

司尊彛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彝彝皆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鄭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於廟春秋傳曰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

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

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正義云禘於禘禘子亦有禘禘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禘又祭則禘是宗廟之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禘然禮宜小者禘大者禘而禮宜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其安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廟公羊曰大廟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于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是禘大於禘也

高宗也祀當為禘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也古者三年喪畢禘於其廟也右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禘祭一禘禘禘正義云鄭氏魯禮禘志其略云魯世公三十二年秋八月此禘閏二年五月而吉禘閏二年春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却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議其速明當異歲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魯禘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禘祭六年禘故八年秋七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致夫人自有禮因禘而致哀姜故議焉魯僖公五年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經言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路偃公魯又公八年春身薨宣三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有事於太廟仲遂卒

長發大禘也大禘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正義云王肅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禘於郊禘於嘗禘於烝天子諸侯之喪皆合祭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禘祭一禘諸侯禘

禘一慎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諸侯及其大祖大夫

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宮
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
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
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
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
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又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寔太祖廟二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三齊酒亦三酒所陳
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
降神之樂大司樂去黃鍾為宮以下等樂去若九亦又鬼可得而祀矣鄭氏去八思穆后穆也先奏是樂以啟其神祀之以王然後
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裸罇用鷄彝鳥彝司罇彝去春祠夏為裸用鷄彝鳥彝以禘在夏
也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
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加室中之左右也謂后

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武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而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
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凡祭之禮實明行裸謂之晨裸繼以朝饗次乃饋饗以下是則
每廟各行此禮以其禮煩難可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去
以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
禘大禘小鄭玄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禘于太廟之禮去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備五齊三
酒禘唯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
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
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
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在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
祖東面父南面故曰穆嚮也明諦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曰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
高廟為常後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殷祭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
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表准曰禘及壇
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
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
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謂禘為殷祭者大於四時
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
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舍二則
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
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
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
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

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禘雖有定年而文

無定月按明堂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秋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則今之六月

邈答曰五年再殷象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

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則常故於隨所遇唯春不禘故

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

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唐陸淳

曰禘者帝土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

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

年一行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

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
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亦世不
絕祭者有四種耳非閔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爾何閔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
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
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相譚
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氏述之通於五經
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
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
之禮社與嘗者皆自有其禮禮者見春秋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
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外禮西周公廟有六倫以其

不追配禮記言莊公而不言其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
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
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五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今備引諸經
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譏其不當吉又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其非時之禘又左氏
云烝嘗禘于廟又去禘于武宮僖官襄宮又晉人以寡
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又去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郊多失時又於郊特牲曰春
禘而秋嘗鄭注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夏之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初夏禘鄭
云夏商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
尼燕居云明乎郊祀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王制云春初夏禘鄭云商又云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禘鄭云禘大於時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雖禘大祖

也鄭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

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

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

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夏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

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

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皆約春

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撰

者不應差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二年五月吉禘于

此也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

七月禘于不所以或謂之春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

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

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初祭義

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時禮也

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也何得云夏時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

尊於禘雖什注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禩五年大

禘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

謂之大若迎群廟之主何得於禩廟迎之又曾子問篇

中何得不序在下垂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

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為本禮記曾子問篇

云禘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又云非禘

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

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之義也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
本魯禮也不合施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
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
見矣或曰禘非粢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
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
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懈慢故夫子退
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
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
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
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

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

達經意相公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天子所曠若非為逆祀則致虧祀則聖教

時又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解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

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

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

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

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

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

云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

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雖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去夏初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初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去四代之官魯兼一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去禘是祭天注詩頌禘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禘之時祭名殊可恠也問曰禘若非圓丘國語去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大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北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繭栗則太皞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以禘禘俱大祭禘則於大廟列群宮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文為穆列武為昭列

已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

予謂凡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已見上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恠哉周禮大宗伯以肆裸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裸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裸獻為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禘也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三年而再殷祭禮記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僖公公

羊曰大事者何禘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八月喪未畢而禘且

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後

月所少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

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

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

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禘士虞禮曰哀薦禘事虞而微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禘也踰年

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

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

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

為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

畢禘于其廟然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于群廟其言喪

畢之禘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

于群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襄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

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禘及其高祖是學士大

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

禘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禘則周公有大

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則禘可施於群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

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借耳先王制

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象閏五

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

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康成以配

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康成以配

祖之禘為圓丘之祭以群廟之禘為魯之正禮於是謂
禘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禘後終則禘先禘後此不經之
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
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
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
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禘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
康成謂禘在三年張純謂禘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
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
也禘以合群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
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禘禘禘於雩為三年之禘而
禘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同歲太
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兩岐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

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躬求禮
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躬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禘禘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
廟之主舉矣鄭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及親廟文武以

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陸淳謂禘祭不兼群廟為其疎遠

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

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

太祖大祖亦禘也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

與夫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饗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祭祖高

陽而宗禹商人禘黃帝而郊祭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
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
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
郊其近而祖其遠魯高陽之猶子蘇高
揚之子其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
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
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
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思也幕舜后虞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報焉杼杼少康能帥
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高圉高圉一遷
十世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
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
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為二王后有郊禘祖宗之體

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
禮歟康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
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
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
諸侯長猶豆十有再獻則禘牛上不容九獻而已彼蓋
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鴈栗
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齊又曰天子親春
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
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
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
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

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禘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其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心則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禘而已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禘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終

禮書卷第七十二

時祭之禘

月祭時享

三代祭時

天子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卜郊

時祭

之禘

昭

昭

昭

太祖

穆

穆

穆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致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商禮春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祀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雍禘太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禘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禘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禘禘禘一禘一禘是天子春禘

而三時皆禘諸侯亦春禘而冬皆禘其異於天子者禘一植一禘而已禘一植一禘而嘗烝皆禘是始年再禘次年三禘也天子言禘禘諸侯言禘禘天子言禘禘禘嘗禘烝諸侯言嘗禘烝禘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禘而巳孔穎達云皇氏讀虞夏禘祭每年為之又云三時禘者夏秋冬或一禘焉按禘禘志云禘於於於冬皆夏則夏商三時俱商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禘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士虞禮曰萬禘謂之禘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外事者何大禘也則明

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
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
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
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
四廟非小祫而何

月祭時享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
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
為祧祧有一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
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

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曰先王日祭月
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
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
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墀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
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
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
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
社稷宗廟為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
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韭以郊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
物與所謂庶人嘗時者異矣然則王藻言天子聽朔
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大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
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

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朝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
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
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朝於明堂以特牲
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
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
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
以告朔然受于禰廟則異於王藻閏月不告朔則異
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
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耶

三代祭時

夏 祭其閏

商 祭其陽

周 祭以朝及闇

祭義曰夏后氏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
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
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書之大事于大廟傳稱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
其闇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
以朝及闇鄭氏謂陽讀爲日兩日陽之
陽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蓋三代正朔之所尚
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
商以鷄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
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且
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
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周雖
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周官鷄人凡國

禮書七十五
事為期則告之時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蓋鷄人告于宗伯宗伯告于王然後行事

天子諸侯卜祭於廟堂



大夫士卜祭於廟門



周官有大卜龜人占人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表記則曰天子無筮禮器言諸侯以龜為表記則曰諸侯有守筮蓋天子主於龜而未嘗無筮諸侯主於筮而未嘗無龜亦成謂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此皆指其所主者言之也周官凡祭祀之禮肆師於卜日宿為期大宰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大史與執事卜日郊特牲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龜筮傳曰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儀禮特牲少牢士冠皆筮於廟門之外士上共亦於廟門之外則人君卜於禰宮之內大夫士筮於禰門之外也禰氏釋士冠禮謂筮不於堂者嫌有之靈由廟神去之矣考之於禮大夫士有筮無卜筮則有筮史卜則請於君故臧氏居蔡孔子所譏駟乞請卜子產弗與則士又可知矣記口易抱

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少牢大夫朝服而祭亦朝服而筮特牲士冠端玄而祭亦冠端玄而筮則十筮之嚴與祭同也然大夫士筮則主人西面筮史亦西面天子之卜則易南面天子北面何也此考正陰之位西者少陰之方天子求兆於正陰大夫士則求兆於少陰而已猶之天子藉於正陽之南郊諸侯藉於少陽之東郊也然天子之卜易雖抱龜南面受命及其卜也亦北面觀士喪禮筮宅筮者南面受命然後北面筮之則天子之卜蓋亦然也士筮宅以筮而卜日又以龜豈非請於君子乎

卜郊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則周之始郊周正月之郊也周正月之郊以冬日至則非始郊者用辛矣家語曰冬至之月用辛此王肅傳會之論也春秋成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一年五月辛丑郊哀元年四月辛丑郊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郊三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考之於禮卜筮不過三則僖襄之四卜郊成之五卜郊其為非禮與強可知也然詩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同在夏之孟春矣啖氏曰以周二月十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

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穀梁謂自夏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皆卜上辛然考之儀禮少牢饋食筮甸有一日若不言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曲禮曰甸之外曰遠日見古人踰甸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社用甲郊用辛者甲者日之始辛者乾之方生物者社也以用甲成功者天也故用辛鄭氏謂用辛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若然是祭祀之卜日其義不在神而在人也公羊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以周公之故不為非禮

